

杨振宁与湖南

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,中国科学院院士,清华大学教授、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先生,因病于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,享年103岁。



杨振宁提出的理论有关;还有数个“数学界诺贝尔奖”菲尔兹奖,也是研究“杨——米尔斯方程”得到的。正如美国声誉卓著的鲍尔奖,在给杨振宁颁奖时评价说:“这个理论模型,已经与牛顿、麦克斯韦、爱因斯坦的成就比肩,并必然将对未来产生可相提并论的影响。”

学界普遍认为,杨振宁的几大研究,几乎奠定了整个20世纪后半叶基础物理学的总成就。

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这样评价:“提到20世纪的物理学的里程碑,我们首先想到三件事:一是相对论,二是量子力学,三是规范场。”

他奉献给祖国的,如此纯真

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成就毋庸置疑。而作为一个中国人,他能够取得如此成绩,无疑更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。

1945年杨振宁赴美留学,随后加入美国国籍。杨振宁曾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我是1964年3月23日加入美国国籍的,当时作这个决定曾考虑了很久,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。”后来,杨振宁在一本书里透露,“我父亲到临终时都没原谅我放弃中国国籍。”

为在美国更好地进行科学研究,杨振宁一度选择加入美国国籍。但他无时无刻不眷恋祖国,特别是在功名成就后,更寻找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国效力。

1971年4月,杨振宁了解到美国政府宣布取消前往中国旅行、访问的限制,他果断抓住机遇,在当年夏天回国。

“杨振宁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访问中国的第一人,也是架起中美之间科学家友谊和交流桥梁的第一人。光是这方面的贡献,杨振宁的成就就是无人能及的。”著名物理学家,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评价。

1972年,杨振宁再次访华,做了10场演讲及座谈。座谈中,他强烈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,“对我来说,这个问题是很明显的,造价昂贵的加速器与目前中国的需要不符合……我相信,我的想法是

对的。”

针对在中国造大型对撞机的声音,杨振宁于2016年发表长文,再次明确表示反对。他还在2019年一次采访中明确指出:“这领域不只是从今天开始,而是从30年以前开始,就已经走在末路上了……”留下在物理学上的真诚告诫。

杨振宁还尽其所能,帮助国内科学教育事业发展。

1978年,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首期少年班,杨振宁是倡导者之一。

1980年,杨振宁利用自己的教授身份,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策划成立“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”。其设立的奖金,10年间资助超过80名国内学者前往美国进修。

1983年,杨振宁发起成立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。1986年,杨振宁在南开大学数学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。1997年,杨振宁推动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。他不仅亲自挂名担任研究中心名誉主任,还以个人名义捐献400万美元,邀请、招聘来许多的教授、研究员……

回顾杨振宁的经历和贡献,其实不难发现,杨振宁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科学家。

南开大学葛墨林院士曾说:“杨先生为祖国做了很多事,只是他自己不愿意说。”

20世纪70年代,杨振宁回国后,很早便来到了湖南



▲1973年7月17日,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杨振宁

1973年7月19日,杨振宁在湖南省外事部门领导的陪同下从北京来到韶山,参观了毛主席故居,并和大家合影留念。这次来韶山,缘于2天前在中南海和毛主席的见面。

见面是杨振宁主动提出的。当时毛主席已80岁高龄,身体很不好,基本不见客了。(据新湖南客户端10.18王铭俊/文)

到,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:毛主席要在自己的书房接见他。毛泽东会见华裔科学家,还是第一次。

得知这一消息,杨振宁十分激动,去见毛主席那天,他专门起了个大早。收拾干净后,他就被警卫员带进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里。

虽然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很不乐观,这次会面的时间也比较短,只进行了1个多小时,但二人仍相互切磋谈论了很多话题:从基本粒子出发,到宏观宇宙;大到天文地理,小到自然科学实验;甚至毛主席不经意间说出的一些想法,都能给到杨振宁很多科学启迪。

毛主席亲自将杨振宁送到门口,并再一次紧紧握住了杨振宁的手,激动地说道:“我年轻的时候也想从事科学工作,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,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能实现,可今天看到你,我很高兴,衷心感谢你,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。”

接受会见后,杨振宁决定去韶山看看。参观完毛主席故居后,杨振宁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韶山陈列馆的各个展览。其间,杨振宁被邀请到装饰一新、灯火通明的休息室稍事休息。环顾四周后,他觉得房间灯光有些晃眼,于是直率地对湖南工作人员说:“灯光的设置和房间的面积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,不是说灯光越亮效果就越好。”接着又诚恳地说:“大家不要以为物理学很神秘、很高深,其实它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高度概括。”

随即,杨振宁掏出笔来,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连串数学公式,递给工作人员说:“建议你们以后按这个公式配置灯光。”事后,工作人员不禁对这位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科学严谨的态度顿生敬意。值得一提的是,44年后的2017年,杨振宁又将自己的“综艺首秀”献给了湖南。在一档名为《我是未来》的节目中,杨振宁被问及,拿到诺贝尔奖的感受是什么?

他说,他得诺贝尔奖最重要的贡献,就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。或许,真正的科学精神,不仅在于探索未知的勇气,更在于点燃他人心中的火种。

(据新湖南客户端10.18王铭俊/文)

时光里的微小与永恒

赵翼飞



老宅的屋檐有些年头了,青灰瓦当边缘磨出了浅白的毛边,下雨时,水珠不是齐刷刷往下掉,总有些要在瓦檐上打个转,顺着瓦当的纹路慢慢溜,最后才恋恋不舍地坠下来。

可就是这样不起眼的水珠,把青石板啃出了坑。不是深沟大壑,只是些浅浅的圆窝,边缘被磨得溜滑,手指放进去,能刚好接住下一滴坠落的水珠。奶奶总爱蹲在那儿看,手里攥着刚摘的菜,眼神落在石板上,嘴里絮絮叨叨:“我嫁过来那年,这块石头还是平

的呢,就这最深的窝,是头十年才显形的。”我从前总不信,觉得一滴水能有多大劲?直到有次暴雨,我蹲在屋檐下看了半小时——水珠砸在同一个窝上,一次、两次、一百次,窝底的水慢慢积起来,竟能看见石板表面在水珠反复撞击下,掌开极细的粉末。那天我才懂,时光哪是书上写的“奔流不息”,它就是这檐下的水珠,一下一下,慢得让人忘了它在动,却悄悄把硬邦邦的石头,凿出了岁月的印子。

上中学时,我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,要走过巷口张

大爷的早点摊,他总笑着往我手里塞块热乎的糖糕;傍晚放学,路过裁缝铺,总能看见李婶坐在缝纫机前,跺踏板的“嗒嗒”响。那时觉得这路走得腻歪,糖糕的甜、缝纫机的响,天天都是一个样。直到去年回老宅,巷口的早点摊没了,裁缝铺改成了快递站。我站在路口,忽然发现路边的梧桐树已经长得能遮住整条街——原来那些觉得“天天一个样”的日子,早把熟悉的人和景都换了样。

有人总说时光走得快,可我觉得,时光的力量,全在

“慢”里。就像檐下的水珠,要滴上十年、二十年,才能在石板上留下一个窝;就像巷口的梧桐树,要长上几年,才能枝繁叶茂。

前几天又下雨了,我站在老宅的屋檐下,看着水珠一滴一滴落在石板的窝里。风带着雨丝吹在脸上,有点凉,恍惚间又看见奶奶蹲在石板旁,手里攥着刚摘的菜,原来那些看似微小的瞬间,那些重复的日常,早把时光的印记,刻在了石板上,也刻在了我的心里。

(摘自《华西都市报》)

早晨起来,泡一碗浓茶,向院子一坐,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,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。

从槐树叶底,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,或在破壁腰中,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,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。

——郁达夫《故都的秋》

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,是初秋。那时天气初消,月正圆,蟹正肥,桂花皎洁,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,这是最值得赏乐的。

——林语堂《秋天的况味》

我只觉得一到秋天,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。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,且常常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吸引而融化在秋中,暂时失却了自己的所在。

——丰子恺《秋》(摘自《新周报》)

在自己的任何作品上签过名字,这尊雕塑是他唯一的签名作品,而他却成了举世公认的伟大雕塑家。每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能把一块石头雕塑得那样传神、栩栩如生时,他从来不炫耀自己,总是谦卑地回答:“因为石头里已经存在,我只不过是去掉了多余的部分。”后来,有人问他:“您的作品为什么都不签名?”他答道:“名字不重要,作品会说话。”

的确,名字成就不了伟大,而伟大的作品却能成就名字。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爱是最精深的修行

庆山

爱,使人经受考验,也使人变得完整;使人受难,也使人纯净。正向的关系需要尊重、照顾、原谅、接纳。缺乏智慧与慈悲的事物,都难以长久。

许多关系陷于争夺控制权、需索、赌气、争斗、互相伤害之中。遇见一个能够让身心敞开的爱人多么不易。即便带来痛苦的爱人,也可以因经历了这段曲折的故事而成长。

当我们在爱时,是在尝试突破身心的界限,但为什么经常以离别和逃跑告终?也许突破意味着需要

去接受一部分自我的死亡。即便想对别人很好,也是很困难的。有时只有冷漠、不相关才能让彼此舒服。比起给予,更困难的是接受。

一般人没有能力去接受来自他人的纯然的爱,宁可借秩序、道德、自尊、偏见等去扼杀这种爱。人类的本性是软弱和恐惧的。爱需要我们做出放弃,觉得他人的福祉和喜悦更为重要。这是破除自我执着的一种方式。

我想,爱是最精深的修行。(摘自《一切境》人民文学出版社)

在罗马旅游,地接导游是个旅居意大利的北京姑娘,她把雕塑《母爱》讲得既精彩又耐人寻味。

《母爱》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,完成于1499年,当时他才24岁。为了这尊雕塑,米开朗基罗骑马前往采石场,亲自监督石匠工作,经过一年多的精挑细选,终于挑选了一块重约4吨的纯白色大理石。然后,他呕心沥血,经过两年的精雕细琢,才创作了这尊作品。

作品中,年轻美丽的母亲形象典雅而沉静,默默地俯视着躺在她双膝上的儿

血腥的大礼

杨开来

有人送礼,福兮祸兮?我们来看近两千年前的一份豪华礼单:“今赠足下锦裘二领,八节银角桃杖一枚,青毡床褥三具,官绢五百匹,钱六十万,四轮四通轳七香车一乘,青犊牛二头,八百里骠马一匹,赤戎金装鞍辔十副,铃眊一具,驱使二人;并遣足下贵室错彩罗毅裘一领,织成靴一量,有心青衣二人,长奉左右。”如此大礼,何人所送?送与何人?送礼的是曹操,收礼的是当朝太尉杨彪,也就是三国名人杨修的老爸。

历史的真相其实很简单,在曹丕和曹植争位的过程中,杨修选择了曹植。即使曹操已然属意曹丕,杨修依旧如故,于是,曹操就找了个理由把他除了。

上述那份大礼,是曹操向杨彪报丧时送的。开列礼单之前,曹操在信中说:“你的儿子杨修仗着你的权势,屡次违法乱纪,我已宽宥,他却不改,如果再行赦免,恐怕会连累杨氏一门遭受大难,因此杀了他。”曹操为保自己的儿子上位,杀了别人的儿子,还假惺惺地说“念卿父息之情,同此悼楚,亦未必非幸也”,何其讽刺。

作为宦海中人,杨彪对曹操的手段自然心知肚明,但在强权之下,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。他在给曹操的回信中数落已在九泉之下的儿子“宽玩自稽,将违法制”。

然而,丧子剧痛毕竟掩饰不住。在信的末尾,杨彪还是破口而出:“近闻问之日,心肠酷裂,凡人情谁能尔?”是啊,这些豪华大礼哪一件不是鲜血淋漓的呢?一句“省览众赐(细看众多赏赐),益以悲惧”,是杨彪浓缩了万千奇故事·百家讲坛》)



名家品秋

诗情画意